

狮子崖

张
炜
著



狮子崖

张炜 著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狮子崖/张炜著. —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28-9461-1

I. ①狮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1986号

狮子崖

张 炜/著

出版人 刘东杰

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 250001)

电 话 (0531) 82092664 传真: (0531) 82092625

网 址 sjs.com.cn

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889mm×1260mm 32开本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-10000

字 数 65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28-9461-1

定 价 20.0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印厂电话: 0539-2925659

人们总是为美好的回忆而感动，
并会在感动中产生浪漫的幻想和奋斗的勇气。

从《狮子崖》出版想到的

这部书倒是有些奇特之处，它是张炜先生失而复得的一部作品，张炜和出版社的朋友都嘱咐我在它出版的时候写点什么，其实他们还有更合适的选择，但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，而我又与张炜不但有多年的友情，尤其又在他的儿童文学写作和出版上有很多的交集，多番劝说之下，我于是就接受下来。

这部书使我想起一件事情。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我和张炜都还年轻，都三十岁出头的年纪，那时张炜已经写出了《古船》和《九月寓言》，一时轰动，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，我则在明天出版社担任总编辑，多次约张炜为我们的刊物写稿子。有次聊天，说起他的创作，他告诉我，在他正式发表第一篇作品之前，就已经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，都放在一个纸箱子里，塞在床底下。我心想这很了得嘛！他说，他决定把这些稿子都烧掉！我吃了一惊，便问他这是干吗？张炜说，守着这些作品会叫人变懒，叫他只往后看，不往前看，谁来找他约稿，他在这些旧稿子里翻翻，就给人一

篇，这样不行！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后来他又来找我，说都烧了都烧了，当了冬天点炉子的引火纸，可用了些日子。叫当时看到实况的山东师范大学的宋遂良教授直呼可惜。他又拿出一沓稿子，说烧虽烧了，也没彻底烧，还是从里面挑了些好的留下做个纪念。这二十多万字的稿子就由我出了书，便是《他的琴》，我意识到这些书稿对他的意义，还给他做了精装——这部书最近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出版——这是后话。

去年，张炜和我聊天，他很兴奋地说起一件事情，说春节回老家，去探望一位相熟的老作家，老作家问他，还记不记得很早的时候写过一部长篇，就是二十岁不到的时候？张炜说他想了半天，想起确实是有这么回事，那是“文革”结束前后，那部书稿改来改去，很费了他一番功夫。改定之后，这位老作家自告奋勇，要找出版社帮他出版，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，张炜又去上大学，又进入新的创作阶段，把这件事情就忘了。老作家一提，张炜又把这件事情回忆起来，很发了一些感慨，又随口问了一句：不知道现在这个稿子在哪里？他其实并不指望再打听到这个稿子的下落。谁知那老作家乐呵呵地说，稿子就在他那里呢！张炜没想到稿子居然还在，当然高兴。最后老作家翻遍了积存的文稿，联系爱好文学的侄子，竟然在他那里，于是张炜当天就得到了一份“泛黄的手稿”。张炜把稿子拿到，他说重新读了一遍，心生诸多感叹，但

他觉得其实还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，便打印出来，做了些简单的调整，发给我看。我也读了一遍，果然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，而且还是一部不错的儿童文学作品！尤其是写的故事对我这个年纪和经历的人来说，好像又回到那个汗毛孔都往外喷涌青春的岁月！

张炜和我商量，就把这个稿子交到了现在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。这个社的社长是我们共同的朋友，他和社里的一些编辑都是很有情怀的出版人，他们拿到书稿非常重视，进行了精心的编辑加工和设计，最终呈现在我们手里的就是这本有着好看的故事的漂亮的书！

我突然想到，要是这本书没有在那位老作家手里，而是就当引火纸的那堆张炜的早期书稿里，恐怕我们就看不到这本书了。或者那位老作家没有很好的收藏爱好，我们也可能还是看不到这本书了。这倒是一本书的奇特轨迹。我又想，张炜当初烧掉的那些书稿里，是不是还有类似于像这本书这样不错的作品呢？现在张炜想起来是不是觉得会有些可惜呢？不过我觉得，也许那些书稿没有被当作引火纸烧掉，张炜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张炜了。

刘海栖

（资深出版人、儿童文学作家）

目 录

- 1 狮子崖
- 9 摇橹
- 18 野狼嗥
- 28 海洋小组
- 37 受苦人
- 45 夏天
- 53 大花贝
- 62 海底
- 72 水洞
- 81 黄金铺地

89	失船
97	战蚊球
106	午夜枪声
115	崖后村
124	隐秘
133	睡吧宝贝
142	网
151	英俊
160	百花崖

169	作者附记
171	关于《狮子崖》答编辑问
177	不只是历史的温习

——读张炜儿童小说《狮子崖》/方卫平

狮子崖



南风一吹，山崖绿了，大海醒了。镜子湾睡了整整一个冬天，这会儿笑出了声音。海面上，像小舢板似的大冰块随水荡着，接连被浪头扑碎，发出“哗啦”声……海湾里开始出现白帆，先是一点，两点，最后变得成群结队，像从什么地方突然飞来了一群白鸥……

春天来得早，老渔人扛着橹，抻着腰朝大海喊：“嗯，啊嘿！”大海开了冰，乐坏了孩子们，他们又跳又蹦奔跑在沙滩上，拣两片贝壳，揪一把海菜，连海浪送来的彩色卵石也当作宝贝揣在怀里。大家最喜欢来的地方就是这片叫镜子湾的银滩。

这里的海岸是一条圆圆的弧线，伸进陆地的海面就像半块圆镜，明净净，平展展，就像它的名字。这镜子对面几里

远就是一座高耸的山崖，远远望去就像一只狮子刚刚出水，正蓦然回首，看着岸边。它就是“狮子崖”。狮子崖与镜子湾相隔的这片大海由浅而深，临近山崖底部那儿黑乌乌的，涌着波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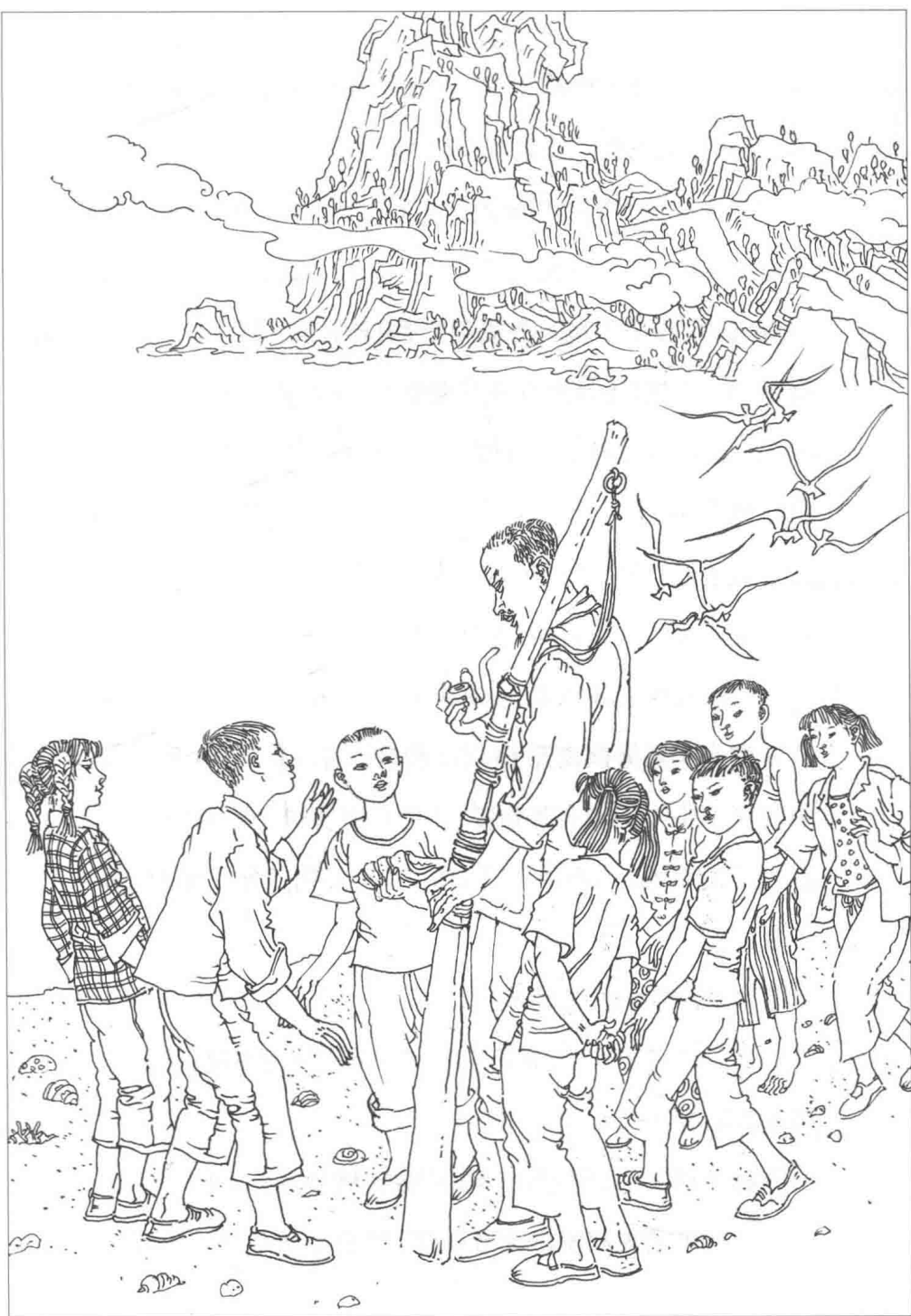
太阳刚刚跳出海面，镜子湾前的白滩就聚起一群孩子。一个穿了花格衣服、头扎毛刷辫的姑娘看着旁边一个细高个儿男孩，他正拣到一只搁浅的大海贝。“啊，大花贝！”她喊了一声，蹲下来。

大花贝像碗口那么大，身上的彩色花纹缠来绕去，在霞光中闪着一片斑斓。镜子湾是一处国营育贝场，它就是从里面跑出来的宝贝。“我们快些把它送回水里吧，可别让它渴着。”小姑娘说。

细高个子男孩挽挽裤脚就往冰凉的水里走，尽可能走得深一点，直到裤子湿了半截，这才轻轻放下了手中的花贝。

一个扛着大橹的老头从太阳那边走过来，大家手打眼罩望着，说：“是‘大拿’！”他们喊着“卢叔”围过去。

老人笑咪咪的，拍拍这个摸摸那个。“卢叔要出海呀？”“您出海可要带上我们呀！”他们叽叽喳喳。老人笑得胡子抖动。卢叔以前是育贝场的场长，这里的人都叫他“大



拿”，意思是说了算的人。现在育贝场的场长是女的，叫秦水，不过人们习惯上还是叫卢叔“大拿”。

老人没说什么时候出海，和他们玩了一会儿，抬头看起了黑乎乎的狮子崖。他的目光一投向山崖就不再吱声了，脸色沉沉的。孩子们也一齐去望，没有什么啊。老人点上烟斗吸了一口，眼睛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山崖。“您看什么？”小姑娘问。老人的大拇指按按烟斗上的红炭，说：“听说上面又有妖怪了……”

孩子们“啊”了一声。他们摇晃着老人，说：“‘大拿’可真会糊弄人！”“哪有啊，俺什么都没看见！”

“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现在不告诉哩！”

细高个儿男孩离开了一点，独自望着海里。那个回首探望的狮子头今天看有些狰狞，让他觉得害怕。卢叔走近了，捏捏他的肩膀，小声说：“林林，哪一天我带你去崖上，敢不敢？”

“啊，当然敢的，卢叔！”

卢叔走了。伙伴们围上了林林：“他刚才对你说什么了？崖上真的有妖怪了？”

林林摇头：“没说什么啊。卢叔大概是说了玩的……”

“村里老人都说崖上有妖怪，谁也不敢单独去上崖，

传说打鱼的人在那里过夜，就再也回不来了……”一个男孩说。

小辫子姑娘说：“场里有民兵，他们有枪，还怕妖怪？”

孩子们神情严肃起来，议论着：“没有不怕妖怪的。”“只要是妖怪就不怕枪。”“妖怪藏在暗处，谁也看不见它们！”

大家吸着凉气去看狮子崖。小辫子姑娘撇着嘴：“都是传说！谁真的看见它们了？”

林林一直看着她，在心里说：“小慧真有勇气！”

林林多想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伙伴们，但这是秘密。那个夜晚，当他听到人们议论狮子崖时多么吃惊啊……一切都是偶然的，是因为不小心去了一个地方：他藏在黑影里听大人们开了一场会，会上听到了一些秘密。

林林是个外来人，这跟所有伙伴们都不同。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的，不敢有一点冒失。他牢牢记住了妈妈的叮嘱：

“孩子，在外面一定要少说话，咱们来到了一个新地方，千万别惹事儿，千万……”

妈妈说这些的时候快流泪了。林林明白，妈妈在想爸爸。爸爸前几年还在城里的水产研究所里，妈妈也在那儿教

书。就因为爸爸常和外国专家在一起，有时还要出国，不知怎么被审查起来，直到有一天失去了自由。爸爸在监狱里，一年后就去世了。妈妈受爸爸牵累，再也不能待在学校了，就领着他回到了海边，这是她的老家。

他们回来才知道，姨妈秦水已经接替卢叔，当了育贝场的场长。林林多想姨妈啊，前些年放假回来，他总是让她背着看大海，缠着她讲故事……今天的姨妈变了，对他和妈妈都变得冷冷的。他难过极了。可是妈妈告诉他：“你姨妈心里对咱好，她是怕受牵连，不敢明着和咱们好。”

不敢明着好，那暗里一定是好的。有一天林林见姨妈走在前边，旁边没人，就跑了过去。姨妈看了他一眼，还是冷冷的。他的心里像结了冰坨，又沉又凉，一步步艰难地走回家，哭着告诉妈妈：“姨妈暗里对咱也不好！她嫌弃我们！”妈妈叹气：“孩子，她是怕别人看见。她对咱好的。”

林林对妈妈的话没法相信。但他还是存了一线希望，总想有机会证明妈妈的话是对的。

一天晚上卢叔看见林林在街上玩，就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大孩儿，走，咱看鸽子去！”林林高兴极了，他最喜欢看鸽子了！这些鸽子一到晚上就落在一棵大桐树上，准备过夜。城里的鸽子从来不这样。

他和卢叔看了一会儿鸽子，卢叔突然拍拍头说：“坏了，你姨妈找我有事哩，看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。咱快走！”

卢叔扯着他，一直扯到了场部，那里已经有两个人了。林林和他们一块儿等姨妈。等了一会儿他有些困，就倚在卢叔身边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他被一阵高声说话给惊醒了，原来是姨妈的声音，她正批评卢叔：“你这个人怎么了？咱今天是开支部会，这么重要的会，你怎么能把一个孩子领了来？再说他……”卢叔磕着烟斗，申辩说：“这孩子不孬。他这会儿睡着了嘛，不害事的。”

姨妈没再说什么。就这样，他们开会了。林林一直偷偷听着，使劲闭着眼，没让泪水流出来。

他们在讨论大花贝的事，林林一句都没有放过，渐渐被吸引了。原来育贝场里的大花贝只要一长大，就要丢失许多。多么宝贵的大花贝啊，它们是精心培育出来的，然后还要出口到国外，支援“亚非拉”呢！这还了得！场长秦水拍着桌子说：“一定要查清楚！看是怎么回事，这个案说什么也得破！”

有人说：“这得盯住狮子崖才行，那个崖头上发生什么事都不让人吃惊……”卢叔接上那个人的话头说：“崖上自

古就有妖怪，许是让它拉走了？”秦水皱着鼻子呵斥卢叔：

“你一个老同志了，还是这么迷信！你脑子里该有另一根弦儿，阶级斗争的弦儿！”

“也不光是我，海边人都知道嘛。狮子崖上妖怪多。”
卢叔还是这样咕哝。

“或许那里有一些大动物，它们不安分，这还差不多。”秦水说。

卢叔哼一声：“那就大动物吧！”

秦水抬起头对大家说：“要提高警惕啊，如果是阶级敌人破坏，这一点都不奇怪！上级说了，我们育贝场承担的是支援‘亚非拉’的艰巨任务，所以……”

大家全都不吭声了。卢叔站起，用烟锅砸砸头：“咱这一围遭早就没有阶级敌人了……许是外面跑了来？这也说不定。嗯，这个好办，赶明儿我让民兵到崖上好好看看！”

这就是林林那个晚上偷听来的，从此他的心里就怀上了一个秘密。这秘密他回家都没有对妈妈说，更不能与同伴说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经常遥望那个黑色的狮子崖了。